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七月癸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臣在嘉興行營。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奉

上諭現在廣東夷船。經奕山等節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所調各路官兵。業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寶山鎮海等處調防各官兵。著該大臣體察情形。有可酌量裁撤之處迅速奏聞請旨。又於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粵東夷船情形恭順。已降旨准令在該省通商。並令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煙土甘結。該夷等自不敢再在粵東夾帶銷售惟

閩浙兩省口岸甚多。該夷惟利是圖。難保不勾結偷售。著該大
臣等督飭所屬偵探巡查。遇有夷船在洋遊弈。即密為防範。不
准其潛近口岸。稍有偷售。並嚴查奸民勾串販運。别滋事端。各
等因。欽此。查江蘇防兵。奴才於未奉
諭旨之先。因江寗。太平。和州等府州。江潮泛溢。被水成災。各營官
兵。現在調防寶山金山等處。誠恐匪徒乘機生事。即經奴才
咨商署江蘇撫臣程矞采。江南提臣陳化成。將駐防金山
縣之江寗各營官兵三百名。駐防寶山縣東門外之游兵
營兵二百名。蕪采營兵一百名。先行撤退回營。彈壓災區。
又因寶山縣東門外地方緊要。而崇明風氣剛勁。各處紳

民同心協力自備資斧團練鄉勇頗為得力現護蘇松鎮總兵繼倫統領該標官兵三千餘名會同崇明縣知縣熊傳栗委員丹徒縣知縣王德茂和衷激勸輯睦兵民洵已有備無患所有前次調赴崇明協防之徐州鎮標官兵三百名撤赴寶山縣東門外駐紮以抵撤退官兵之數業准程矞采陳化成咨覆照辦在案其餘江浙二省調防官兵正在遵

旨酌辦間適接靖逆將軍奕山等來咨以逆夷久有赴浙滋擾之信現又風聞欲赴浙江報復剝皮掘屍之恨並准兩廣督臣祁墳咨會傳聞逆夷有新到兵船火船一俟齊集即赴

浙江。咨飭嚴防等因前來。奴才伏思該逆稱兵犯順。占據我
城池。戕害我提鎮大員。焚搶我民人廬舍。發掘我民間墳
墓。屈計其罪。擢髮難數。即使全夥捦誅。剝其皮而寢處之。
亦不為過。祇因該逆性等犬羊。勝之不武。是以於收復定
海。併經奕山等節次焚擊。又為廣東義民痛加勦殺。捦誅
酋首之後。即蒙
皇上格外天恩。准予照舊通商。該夷苟具人心。當如何感激
殊施。安分貿易。冀贖前愆。乃又造作浮言。搖惑人聽。其意究屬何
居。若謂奴才捦誅其管船之夷目一名。及掘棄定海夷屍。應
行報復。則我陣亡之提鎮將備弁兵。被焚被掘之民間廬

舍墳墓。難以數計。又將如何取償。似此驕傲無理。膽玩已極。奴才不禁髮指。揆其伎倆。不過因廣東紳民。已與有不共戴天之勢。而浙江士民官兵。皆能恪遵調度。據險設伏。靜以待之。該逆自知眾怒難犯。又慮奴才擊其遊奕之貨船。中懷疑懼。故造此浮言。恐嚇愚民。惰我士氣。以遂其銷售私貨之計。惟適值南風司令。潮汐旺盛之時。不可不防。奴才察覈江蘇省防堵情形。程矞采陳化成。均能不避嫌怨。不遺餘力。和衷商辦。甚屬鎮靜嚴密。可以放心。奴才擬於六月二十九日。統領前此奏帶來浙之江甯駐防八旗勁旅。並徐州鎮標精兵。共五百名。由嘉興起程。前赴鎮海。會同

劉韻珂。余步雲體察情形。隨機籌辦。儻該逆竟敢豕突而
來。則是於通商之後。仍復有意侵犯。奴才惟有會督鎮將。激
勵兵民。水陸夾攻。務使片帆不返。一人不還。以伸
天討而洩民忿。所有江浙兩省調防官兵。應請暫緩撤退。至該逆
以通商為命。而通商有一定馬頭。靖逆將軍奕山等既為
顧懇
恩施。自當籌及全局。與之要約堅定。為一勞永逸之計。斷無止令
退出虎門。仍任滋擾他省之理。現既聞有赴浙之語。何以
不向詰問明白。轉行咨飭嚴防。以致沿海各省。訛傳不一。
風謠日甚。不獨各省調防官兵。未便請撤。即居民人等。亦

皆同讐共忿舍其本業而荷戈以待實於

國計民生兩有關繫相應請

旨飭下靖逆將軍奕山等向該夷嚴行詰問究竟是否誠心乞撫

抑仍是得步進步之故智俾各省有所遵循等不勝翹企

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帶兵赴浙防勦請緩撤江浙防

兵一摺前因奕山等焚擊夷船逆夷退出虎門降旨令各省酌

撤防兵現在奉天直隸山東等省業已先後奏撤矣粵省咨會

逆夷赴浙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如果逆夷別有思逞

斷無先行傳播透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會同劉韻珂。余步
雲體察情形。於鎮海。定海。緊要處所。酌量暫留弁兵外。其餘調
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歸伍。其江蘇防堵官兵。亦著會同程矞
采陳化成。酌議撤回。不必為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
丁巳。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墳奏。竊
奴才等於六月初一日。奉到
批回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據奕山等奏。查明續燒夷船。及義勇擒斬夷目一摺。覽奏欣
悅之至。新安武舉庚體羣義勇顏浩長龍國昭等先後在洋面
焚燒夷船。砍倒逆夷先鋒嚱嗶。並斬紅旗夷目一人。黑白夷匪

十餘名。該義勇紳士等志切同仇。實堪嘉尚。並前次斬獲咱吟之義勇紳士等。該將軍等於派員查驗明確後。一併按格奏賞。以昭激勸。又另片奏夷船全行退出虎門。已將虎門橫檔各礮臺收復等語。夷船現仍寄碇零丁洋迤東之裙帶路地方。著奕山等即飭提督吳建勳將礮臺基址及殘廢礮位。踏勘情形。派兵防守。以便委員查估辦理。該將軍等仍親歷查勘省河堵塞要隘。以期層層固守。其如何堵塞之法。遇便具奏。至該省用兵自楊芳及奕山等到後。共焚燒夷船若干隻。搶斬夷目及黑白夷人。約計若干名。擒拏勦戮漢奸。約若干名。均著該將軍查明具奏。欽此。𦣞等伏查此次協勦夷匪。粵省各鄉紳士。及客民義

勇等或焚燒夷船。或截殺漢奸夷匪。或擒斬兵頭。均屬奮

勉。仰蒙

聖諭嘉獎。應即照格議賞。當即飭局分別覈議辦理。嗣據該紳士

義勇等聲稱前次奉令糾約鄉勇。焚船殺賊。實出義憤。不

敢仰邀

恩賞。懇乞查明酌保。實為榮幸等情。自應俯順輿情。毋庸議賞。除

業經保奏外。謹擇其尤為出力者。另行分別開單。奏懇

恩施鼓勵。以昭激勸。奴才等復加詳查。據參贊大臣楊芳咨稱二月

二十四日。逆夷闖進省河。先經總兵長春在鳳凰岡堵禦。

擊沈三板船三隻。擊斷大船中桅一枝。擊斃夷匪約有二

十餘名。落水淹斃者五十餘名。所用礮位。係廣東舊存二千斤之礮等語。嗣於四月初一日。經奴才等分派都司胡倖伸等督率水勇。在西路白鵝潭海珠礮臺十三行馬頭等處。焚燒大兵船二隻。大三板船四隻。小三板船十餘隻。又二沙尾。雇覓水勇朱亞蓬等焚燒小三板四隻。又續報大黃窖迤北。焚燒大三板二隻。又西礮臺。經升任提督張青雲。督兵轟沈大兵船一隻。擊壞小兵船二隻。初三日經總兵琦忠。督兵在東礮臺之北帝廟。用礮擊壞火輪船一隻。打折大桅夷船一隻。總兵段永福長春。候補副將唐永清等。在靖海天字馬頭。均各用礮擊毀夷船一二隻不等。初

四日泥城地方經遊擊伊克坦布參將春福等擊沉小三板一隻。夷人開礮自炸。轟碎大三板一隻。又武舉庚體羣等於初四日在橫檔一路焚燒大兵船一隻。統計自二月二十四日。逆夷闖入省河。四月初一日開仗之後。官兵用礮轟擊。及水勇焚燒。共大小兵船九隻。大三板十隻。小三板十八隻。火輪船一隻。當經飭局隨時分別酌加獎賞。覈兩在案。查該夷大兵船。每隻約可載人二百餘名。火輪船可載人八九十名。大三板船可載人六七十名。小三板船或二三十名或四五十名不等。初八日迅雷暴雨。傾盆下注。當時衝沒在北山各村擄掠之漢奸及黑白夷匪百餘

名。又三元里等村。義勇鄧彰賢督率義勇顏浩長等砍斃

先鋒噠嗶一名。又手執紅旗夷目一名。黑白夷匪十餘名。

又前奏義勇陳棠吳濯泉紳士潘世榮等在附城左近。拴

斬大兵頭一名。原報係屬咱嗲。嗣據通事驗看。首級發變。

認識不出。自係唤夷軍兵渠魁。所獲寶刲等件。用匣封固。

現交差弁齎京呈驗。此外又有紳士吳璧光。都司銜蘇文

錦候選府經歷馮永熾等。自備資斧。招募義勇三百餘名。

在佛山一帶防堵。四月初八日。因逆匪截搶搬往佛山之

婦女等渡船數隻。該紳士等聞信。即帶領鄉勇等前往救

護追回。追至夜間。探得夷匪四出擄掠。該夷所據之廻岡

礮臺。只有夷匪十數人。該紳士等出其不意。督率義勇。分駕扒龍快艇四面圍攻。夷匪開礮轟擊。傷斃義勇數十名。吳璧光等復於上風施放毒煙。夷人不能張目。該義勇等奮勇搶上礮臺。吳璧光首先殺斃兵頭一名。餘匪均皆殺死。又有救援夷匪。飛駕三板船接應。經該義勇等在黑暗中埋伏。用槍擊斃夷目二名。殺死夷兵數名。餘匪潰散。割獲首級三顆。並搶獲船隻盔甲圖印礮銃火藥旗槍等物。並據稟稱滿時該逆攔阻河道。不能進省。就近隱匿村鄉。未敢宣露。玆聞夷船退出外洋。是以來省呈驗等語。奴才等以該紳士等稟報少遲。恐有揑飾。當經密加查訪。龜岡礮

臺於初八日賣有鄉民於黑夜在彼截殺夷匪之事。是日省城亦曾聞有礮聲。是該紳士等所稟。尚屬可信。查驗首級。奪獲軍械。均屬相符。該義勇等奮勇殺賊。實堪嘉尚。不便因具報遲延。遂至泯其微勞。自應一併查明。量予獎勵以上統計共被礮火擊傷溺水淹斃及登陸截殺黑白夷匪九百餘名。漢奸一千五百餘名。帶兵大小頭目約有十餘名。內有嚏嘮嘶啞吐。哆嗹嘰嗶唿噸呻口吐。知其姓名者五人。據署廣州府余保純訪查。四月初一等日。該夷用大兵船三隻。載運夷屍。出洋葬埋。此外漂沒未獲及受傷逃出。被嚇病亡者。不計其數。此皆仰賴我

皇上威福。
神靈默助。得以殲除醜類。人心為之一快。所有紳士吳壂光
等呈繳夷物內。除螺絲連環銀花甲一副。連環套扣螺絲
銅甲一副。獅頭金線軟呢甲三副。鑽石花金線夷帽二頂。
大金花盔一頂。洋鋼鍍金剌劍一口。花象牙鬼子叩二顆。
銅護心鏡一面。遇便解京呈驗。其餘首級夷帽夷礮船隻
盔甲刀槍等件。存粵備查。至於堵塞河道。必須相度扼要。
今可靠紳士等會同派委妥員。探視河身形勢之深淺。總
期無礙民田。無過水道。或以石塞沙壅。或以木為樁。作梅
花品字形。就其淺深。祇容貨船出入。前已會商於五月十

八日動工。因入夏以來。雨水過多。西水大漲。急切不能一律完工。稍俟水消。趕緊督辦內河礮臺。業已勘明。現在購買瓴石灰料。次第改造。其沈失礮位。前經飭委情願自備資斧打撈礮位之驍騎校蕭英。監生李逷羣。黄元憲。水勇孫建勳。候選通判蔡松根。生員李燮元。已革知縣徐序經等先後在省河。泥城。大黄窖等處。撈獲落水堪用八千斤大礮三位。三千斤大礮三位。二千斤礮八位。一千斤礮十五位。八百至五百斤者二十一位。統計撈獲大小礮位五十尊。內有數萬斤重四十餘丈大鐵鍊二條。三千斤大鐵猫一箇。夷礮九尊。將來於各礮臺搭配安設。尚堪應用。其

餘不數礮位。已飭委妥員陸續鑄造。奴才等現在會籌善後

一切實力講求。務期行之無弊。用垂久遠。一俟議定章程。

奏明請

旨以便責成地方官認真經理。奴才等會同撫臣怡良於河水消落

後。親歷查勘。不敢稍有草率。上負

委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等奏。查明勦辦夷匪各情形。撈獲落水堪

用礮位五十尊。內有大鐵鍊大鐵貓並夷礮九尊。著即於各礮

臺配搭安置。其餘不數礮位。即委妥員迅速鑄造。現在善後事

宜。最為緊要。著奕山等於河水消落後。即會同怡良。親歷查勘

悉心妥議章程具奏。

己未。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奉

上諭現在廣東夷船。經奕山等疊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粵省所調各路官兵。現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各省調防官兵。著該將軍督撫等體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聞請旨。欽此。伏查浙省自本年二月間。收復定海之後。各洋時有出沒夷船。而甯海之大佛頭外洋。自閏三月至今。或一二隻。或三四隻。時減時增。終未絕跡。前於本月十四十七等兩日。准靖

逆將軍奕山。兩廣督臣祁𡎴等來咨。以夷船於退出虎門後。仍揚言赴浙報復。咨請防範等因。業經臣咨行提鎮及守口文武。加意巡防在案。查該逆夷欲赴浙報復。四月間即有此謠。迄今數月。並無兵船來浙。即此次該夷在粵揚言。該省係五月間所聞。距今已將一月。仍無大幫夷船竄入浙境。或係漢奸煽惑。或係該夷虛聲恫喝。均未可定。惟夷性犬羊。反覆是其慣技。既有赴浙報復之言。情殊叵測。雖節已交秋。南風尚盛。又值秋汛潮旺之際。必須嚴加防禦。有備無患。查浙省調防官兵。統共一萬五千餘名。計數雖若眾多。然除去定海鎮海戍守之兵。所餘不過四五千

名。以此數分置沿海六府。道里遥遠。口岸紛歧。尚不免有單弱之處。是以各處俱添雇鄉勇水勇。以助兵力。今若驟將防兵裁撤。設該夷聯檣而來。當此風順潮盛。不數日即可抵浙。彼時續行調兵堵勦。誠恐緩不濟急。臣再四思維。浙省各兵。似應暫緩裁撤。仍咨粵東確探夷情。如果實已馴順。並無來浙之意。即行迅速咨覆。再將防兵酌量撤退。[illegible]庶海疆重地。不致或有疏虞。較為萬全。

劉韻珂又奏。昨准

欽差大臣裕謙來咨。因接粵省咨會該夷欲來浙滋擾。擬於本月二十九日。帶領旗兵。及徐州官兵。自嘉興起程來鎮。撥籌

防勦。臣查浙省海口。鎮海固為衝要之區。實則平湖之乍浦。海甯之尖山。亦無異於鎮海。上年乍浦曾有夷船竄擾。尖山亦有該夷杉板船闖入窺探。經前撫提諸臣飭調各營官兵。赴乍浦防守。本年正月間。臣又奏准在尖山塔山。建築礮臺。撥置礮位。派兵戍守。現又委令另補知府王壽昌等督同海甯州添雇壯勇。以為陸戰之備。惟兵力究不能如鎮海之厚。且該二處皆切近省垣。尖山距省尤為密邇。而且口門寬闊。內達錢塘大江。無險可扼。較乍浦情形更為緊要。臣於閏三月奉

命來鎮。距省窵遠。每聞逆夷有赴浙之謠。念及尖山。輒為寢饋難

安。因駐守鎮海軍營。不敢擅離。今裕謙既經來鎮。則軍營已有統率。無庸臣聚守一處。而附近省城一帶。自未便控制乏人。臣擬俟裕謙到日。面商一切。馳返省垣。將尖山守禦事宜。再為籌畫。仍就近督察乍浦海防。並將署中應辦事件。兼為籌顧。以期防堵機宜與地方公事。兩無貽誤。仰

副

聖主綏靖疆圉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飭令沿海各督撫。酌量裁撤兵弁。旋據裕謙奏請緩撤江浙防兵。已降旨諭以不必為浮言所惑。仍會同劉韻珂。余步雲。體察情形。於鎮海。定海。緊要處所。酌量暫留弁

兵外。其餘調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矣。本日據劉韻珂奏。體察浙省情形。防兵驟難裁撤一摺。該撫自因慎重海防起見。惟以該夷前有赴浙報復之言。遂生疑懼。試思該夷果欲報復。豈肯透漏傳播。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至所稱確探夷情。如果馴順。並無來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見尤為迂謬。著裕謙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節糜費。又另片奏。裕謙到鎮海後。擬回署辦公等語。現在該撫諒已與裕謙會晤。面商一切。著於商辦事竣後。回署辦公可也。

癸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原任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除照例賞給銀兩准予世職外。著該督撫查明伊子孫幾人。均於服闋後送部引見。候朕施恩等因。欽此。欽遵轉行該故員原籍山陽縣去後。茲據該縣查明該故員之長子。原任吳淞營參將關奎龍先已病故。現有次子關從龍年十八歲。及關奎龍之子佛保。福保。祖保。仙保。四人。均未成丁。聲明該故員尚有親母吳氏。現年八十三歲。由江甯藩司詳據淮安府轉詳前來。臣查該故員因征調不能自主。無可如何。以身殉難。仰蒙

聖恩於照例賜卹之外。復查其子孫。洵為至優極渥。惟其家有老母年邁八十。情殊可憫。臣不敢壅於上

聞。謹附片陳明。

諭內閣。裕謙奏查明原任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現有子孫。並該故員尚有親母等語。關天培次子關從龍現年已十八歲。著於服闋後送部引見。伊母吳氏。年逾八十。著地方官每月酌量給予銀米。以養餘年。

丙寅。調任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竊臣於六月二十九日。在湖北黃州府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朕聞廣東辦理夷務。四月初一日官兵攻擊夷船。初二日該夷駕火輪船一隻。駛至省西泥城一路開礮。兵勇望風而逃。被

燒船隻六十餘號。初三四五等日。逆夷駕船十餘隻。開礮攻打上岸。防兵四散逃走。被燒民房甚多。占去四方礮臺。經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向逆夷面議息兵。初十日有鄉民數萬人。圍困義律等衆。功在須臾。因余保純得義律私書。出城彈壓。鄉人始漸解去。逆夷將大角沙角橫檔等礮臺瓶石。移往香港。起造馬頭房屋。又於香港潛開大路一通香山。一通惠州各等情。如果屬實。是該處情形。所聞與所奏迥異。梁章鉅前駐紮廣西梧州府城。與廣東毗連。且正值軍務喫緊之時。文報相通。務將所聞實在情形。詳晰具奏。朕於他處。亦有飭諭密查。該撫不准稍有含混。自取咎戾等因。欽此。臣捧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明察所及。無遠弗周。曷勝欽悚。臣在廣西巡撫任內。一聞廣
東暎夷滋事。因係脣齒之邦。即專派文武員弁。前往東省。
守探確情。隨時稟報。彼時琦善剛愎自用。專以鉗制人口
為能。是以外間毫無確信。自琦善離粵後。文報始通。就臣
在梧州府時訪悉情形。皆得自往來商旅之口。證以各員
弁所遞報單。及此次恭奉
諭旨所開。並無歧異。臣思此次開門揖盜。咎在琦善。而受其指使
者為余保純。令琦善雖獲重譴。而余保純正在用事。自難
免外間浮議。而現在辦理軍務。又復上辜
國恩。下失民望。徒成笑柄。萬口同聲。此後香港一節。尚不知

作何收拾。臣既蒙

垂問。斷不敢稍存含混。壅於

上聞。

梁章鉅又奏。此次廣州省城幸保無虞者。實藉鄉民之力。鄉民熟覩官兵之不可恃。激於義憤。竭力抵禦。一呼四起。遂令喚夷膽落魂飛。驟解圍困。風聞廣城岌岌之際。各官日日議和。城鄉遠近百姓。受害已深。幾至民變。衹緣巡撫怡良平日潔己愛民。為衆心所悅服。而總督祁𡊮甫經到任。事非專制。其從前在巡撫任內。官聲亦好。輿情感戀。出於天良。誠恐變生於民。官必受累。是以大衆相戒。隱忍不

發。現已眾志成城。與𠸄夷誓不兩立。實是廣東一大轉機。

臣愚昧之見。祇須責成祁墳怡良。認真團練鄉勇。以收復香港為首務。一面將所鑄裹鐵木樁。填塞口岸。力守前人堅壁清野之老謀。使之自潰。較之老師糜餉毫無成效者。相去徑庭。似舍此之外。別無長策。臣所聞如此。並將該處鄉民所作斥告𠸄夷說帖。鈔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

廣東義民斥告𠸄夷說帖。

盡忠報國全粵義民。諭逆夷犬羊知悉。查爾𠸄夷素習。豺

猥成性。搶奪為強。即前明倭寇之黨。我
天朝曾經將爾誅滅。因大西洋各屬國。求我
皇上准其通商。我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容爾畜邦通商交易。爾不過貪利而來。有
何知識。爾之貪利。猶畜生之貪食。不知法度。不知道理。爾
試攬鏡自照。爾模樣與畜生何異。不過能言之禽獸而已。
何知忠孝節義。何知禮義廉恥。爾雖有大呢羽毛。非我湖
絲。焉能織造。雖有花邊鬼銀。非我紋銀白鉛。焉能鑄成。其
餘各物。皆學我
天朝法度。我

天朝茶葉大黃各樣藥材。皆爾狗邦養命之物。我
天朝若不發給。爾等性命何在。爾不思報我
天朝厚恩。反加讐害。用鴉片害我百姓。騙我銀錢。爾畜邦素不
食此物。何以毒我
天朝。我
皇上聞而震怒。特派
欽差大臣林公。除盡鴉片之害。先期出示。令爾繳煙免罪。所以奏
請
皇上賞爾大黃茶葉。爾畜類不知感恩。竟然不領。又不具結。爾既
妄稱利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內。攻打廣東。竄去浙江。

殘害定海百姓。又往天津妄遞呈詞。爾如果真有冤抑。何
不早遞呈詞。何以先擾定海。後到天津。可見爾明知罪重。
不能解免。不得已妄捏謊詞。希圖欺騙。不料貪相琦善。受
爾朦蔽。代爾轉達
天廷。我
皇上好生為德。一時聽信。撤去各省兵丁。饒爾狗命。不開槍礮。爾
果認真恭順。何不將定海兵船。退回廣東。聽候查辦。乃仍
在定海騷擾。仍在各洋往來遊奕。貪相琦善受爾朦混。撤
沙角橫檔之兵。攔阻衆軍不開礮火。縱爾竄入內河。爾勾
通無父無君之徒。作為漢奸。從中作亂。爾不過使錢哄買

而已。有何長處。爾既妄稱知兵。何不專用爾暎夷交戰。今用我國人為漢奸。非爾暎狗之能。我

天朝素行仁義。不忍製造很毒之物。豈似爾畜邦專以搶奪為生。故爾船隻堅固。礮火慘烈。火箭威猛。爾除此三物。更有何能。我

天朝平素仁慈。不忍製造此等毒物。傷害爾等。如果很心製造。何愁不誅盡爾等畜類。爾不知自量。妄稱強梁。爾前日雖占礮臺。而所用火箭等物。全不中用。可見爾畜類亦無才能。其時我們義民。約齊數百鄉村。同時奮勇。滅盡爾等畜類。爾如果有能。就不該轉求廣府苦勸我們義民。使之罷

戰。今各鄉義民。既饒爾等之命。爾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

告示。爾不過孽畜而已。竟敢稱為上憲。又妄稱曉諭百姓。

爾知百姓二字作何解。上憲二字又作何解。一派混帳。可

惱之至。我們義士。爾畜生竟敢狂呼為百姓耶。爾妄言寬

容。試思誰寬容誰。爾前日船隻擱沙不動。我兵何難將爾

焚燒。爾上礮臺。我兵何難駕礮轟擊。特寬容爾等。留爾一

線生路。爾尚反言寬容我百姓耶。爾全以假仁假義哄騙

百姓。謂不敢加害。何以屢屢騷擾。一片誑言。焉能騙我。爾

裝模作樣。假殺一二騷擾之人。希圖買好。用計騙我。俟我

不加防備。爾遂乘間攻我。我們豈受爾愚。爾又賣弄能幹。

以恐嚇我等。豈知爾之伎倆。我們早已盡知。爾既言戰法。即與爾陸戰。或陣戰。或馬戰。或步戰。爾仗礮火猛烈。則爾礮幾斤。我礮幾斤。兩下對放。看誰礮火利害。其餘排槍刀劍等物。亦可兩下對仗。看是誰勝。若言水戰。則爾等將船退出虎門。候我百日後。造就船隻。與爾外海對戰。爾果能勝我。方為利害。爾一味花錢。勾買恐嚇。即算爾狗畜之能乎。我

天朝仁慈寬厚。不忍即誅。大將軍金枝玉葉。諸大臣厚德君子。衆官員亦皆忠厚慈祥。非真無能也。特憐爾身同畜類。性本無知。豈有人與畜鬬之理。故任爾猖狂。再今且不用官

兵。專用鄉民非我們鄉民不仁。因爾害我鄉村傷我男婦。不得不與爾畜類同鬬。我現在全粤商民。數千百萬之多。大村富厚者。接濟小村兵餉糧草。亦有義士捐資備辦器械。有熟習水路陸路者。各數百萬之衆。志切同仇。恨聲載道。若不滅盡爾畜類。誓不俱生。爾若不早退出虎門。或有千百燒船妙法。燒爾片帆不返。不但現在船上畜類。全行燒盡。並要滅爾狗邦。我義士不論男婦。每人出錢十文。便足以造船隻。修戰具。滅爾有餘矣。我們義士。受

天朝二百年豢養之恩。今日若不誅盡㖷夷。便非人類。爾殺害我衆鄉百姓。大傷天和。又將各處棺骸。盡行殘燬。各廟神

佛俱受災殃。正為天怒人怨之時。鬼神亦不容爾畜類。即
如現在爾等船隻。或遭風火。或陷沙洲。樣樣俱是天意。爾
所放火箭。全然無用。明明是鬼神護佑我們。爾畜生若再
逆天行事。得罪上蒼。天上雷神。何難將爾義律等。立刻殛
死。何難以雷火燒盡爾等兵船。何難一陣狂風掀翻船隻。
將爾等葬諸魚腹。況且如今並不用驚動天神。即用我們
義民。便足以滅盡爾等畜生。上為天神洩憤。下為冤鬼出
氣。不用官兵。不用國帑。自己出力。殺盡爾等豬狗。方消我
各鄉慘毒之恨也。爾咱嘮嗹嘩平日何等强横。如今二人。
已被我們義民。輕施手段。將他捦住。碎屍萬段。爾等更有

何據本領。敢犯我們。我們何難一鼓將爾勦滅耶。爾所用

漢奸。皆我

天朝犯法之徒。或殺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極無本事。

天朝所棄不用者。爾乃重用之。此等人乃忘恩負義之輩。既負

於我。必負於爾。將來此等人在爾處從中作事。將爾殺盡。

亦不可知。爾花錢勾買養活此等人物。豈不大愚可笑。爾

占據內河。强梁霸道。不過要在此通商。好賣鴉片。豈知買

賣要人情願。如今我們不情願與爾交易。爾偏要求人。羞

也不羞。爾之貨物。我們很不希罕。我們要買貨物。自有恭

順各國。同我交易。貨多得很。何必定要與爾交易耶。今爾

如此可惡。我們痛恨已極。若不殺盡爾等猪狗。便非頂天立地男子漢。我們一言既出。萬折不回。一定要殺。一定要砍。一定要燒死爾等。就請人勸我。我亦不依。務必要剝爾之皮。食爾之肉。方知我們利害也。特先期示諭。爾義律嗎哩𠱨嘣吔咀咟等。及各無父無君之漢奸知之。本應措詞雅鍊。因畜類不通文字。故用粗俗言語。淺淺告諭。畜類急宜悔罪自首。面縛跪求。庶分別首從。不忍全誅。如再挨延。後悔何及。特諭。

硃批覽。

戊辰。

諭內閣。楊芳現在因病回省。特依順著賞給都統銜。作為參贊大
臣。馳驛前往廣東。所有楊芳參贊大臣關防。即著特依順接受。
癸酉。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
巡撫怡良奏。竊奴才等前以咪夷更換領事。夷目呈遞夷書。
飭委廣州府知府余保純親赴澳門。剴切曉諭。奏明在案。
茲據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回省稟稱。卑府於七月初二日
黎明。馳抵澳門。探得新來咪夷領事噗嘛嚕。並未在澳久
住。先於六月二十九日。乘駕兵船。駛出外洋。留副領事嗎
嘇在澳守候回文。當將回文面交嗎嘇。專人送投。一面傳
諭嗎嘇。該國所重在貿易。現在將軍督撫等。業已代爾等

奏明。早經奉

大皇帝恩旨。准照舊通商。粵東文武官員。一體保護爾等貨物。當

安心遵守。何得別有干求。再行北往。且貿易處所。向在粵

東黃埔。其他處港口。並無洋商通事。亦無海關經理。斷不

能任外夷四路營販。至

天朝體統。權自

上操。無論事之大小。悉應陳奏。請

旨定奪。凡在臣工。一切不敢專擅。當令通事吳祥。傳諭嗎嗦。趕緊

前往轉諭勸阻。該副領事嗎嗦。聽聞之下。點頭稱善。惟口

稱頭目嘆咪喳。駛出之後。正值連日南風。恐已開行北上。

如能中途趕上。定當遵諭傳知等語。隨據通事稟報嗎啽即於是日收拾開船趕往。隨又傳到前領事義律照前諭嗎啽之言。令其詳晰寄諭。義律亦稱已經蒙

大皇帝恩准通商。伊當寄信勸阻等語。並據余保純探得暎夷連遇風災。人貨沉溺。與營縣所報相符。裙帶路蓬寮。又被火燒幾盡。白螞蟻突爾羣生。食殘其貨。該夷船隻。移泊尖沙觜遊奕不定。臣等伏思暎夷自退出省河之後。疫疾風火疊遭天譴。不知悔悟。實屬冥頑梗化。總緣粵東臺礮無存。倉促難辦。而請討馬頭之心。念念不忘。風聞噗鼎喳之來。因義律連年搆兵。辦理不善。是以前來更換。令噗鼎喳不

待回諭即出洋北駛奴才等臆揣必係義律嫁禍之計不先告噗嚎喳以早經通商詭使北上懇求馬頭儻開礮啟釁廣東必絕通商杜絕通商必致兵端不息為已謝罪亦未可料況漢奸附而不散以夷船為巢穴內犯則搶掠外聚則走私種種煽惑殊堪痛恨目下征兵存留萬餘奴才等又派委監司大員於沿海州縣村莊（[illegible]）鼓舞紳士分鄉團練義勇籌備礮火扼要防守刻刻不敢稍懈以固省垣根本再粵省紳商呈請捐資助餉者奴才等未經奏明概不敢准而急公踴躍又恐阻其報效之心可否准其輸納或比照捐例量授官職或賞給銜頂虛銜以示獎勵之處候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夷船出洋北駛及曉諭情形一摺。據稱新來暎夷領事噗嘣喳。開船出洋北駛。留副領事嗎嗒在澳門守候回文。該夷請討馬頭之心。念念不忘。現已諭以貿易處所向在粵東黃埔。其他處港口。並無洋商通事。亦無海關經理。斷不能令外夷四路營販等語。該夷貪得無厭。詭詐百出。現在噗嘣喳出洋北駛。無論其果否係義律嫁禍抑係藉端尋釁。甚或該逆另有奸謀。總當加意守禦。以備不虞。省垣存留征兵萬餘。不為單薄。該將軍等仍當於沿海州縣村莊。團練義勇水勇。設法廣為招募。俾紳士等羣相鼓舞。激勵將心。遇有緊急。自能得

加礮火器械尤當豫為籌備扼要防守毋稍疏虞至粵東為海疆要地各夷通商相沿已久俱有一定口岸豈容暎夷妄求馬頭別滋流弊儻該夷遽呈迮恩妄生希冀該將軍等斷不准允為代奏所有粵省紳商捐資輸納惟當諭以爾等既知急公報效莫若團練鄉勇保護地方為國家出力如果同心敵愾奮勇捦渠必當加以官職從重賞賚不在區區輸納為也

戊寅

諭內閣鮑鵬以疊次代人買煙之犯夤夜前赴夷船傳話並隨琦善前赴粵東經王大臣等擬照交結外國例加等發遣鮑鵬著發往伊犂給官兵為奴遇赦不赦山東濰縣知縣招子庸明知

鮑鵬係不安本分之人。不加拒絕。仍留住署內。薦舉傳話。咎無可辭。招子庸著即革職。無庸再交部議。該革員任內。有無經手未完事件。著該撫查明辦理。山東巡撫托渾布。聽從招子庸薦舉。派令鮑鵬前往夷船傳話。亦有不合。著交部議處。

己卯。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𦍑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裕謙馳奏。帶兵赴浙防勦。請緩撤江浙防兵一摺。前因奕山等焚擊夷船。逆夷退出虎門。降旨令各省酌撤防兵。現在奉天直隸山東等省。業已先後奏撤矣。粵省咨會逆夷赴浙

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如果逆夷別有思逞。斷無先行傳播透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會同劉韻珂。余步雲體察情形。於鎮海定海緊要處所。酌量暫留弁兵外。其餘調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歸伍。其江蘇省防堵官兵。亦著會同程矞采陳化成。酌議撤回。不必為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欽此。奴才伏查逆夷赴浙報復之謠。於閏三月間即已聞之。奴才明知係該逆自揣衆怒難犯。伎無可施。造謠恐嚇。以冀懈我兵民之氣。遂其售私之計。當即不動聲色。不准驚惶。密飭鎮靜防守。歷經奏明在案。迨六月間南風正盛。海潮日旺。正沿海兵民咸有戒心之時。粵省文報。接踵而來。鎮海定海地方。悉

屬驚弓之鳥以致訛言四起草木皆兵是以𧿹一面奏請
暫緩撤兵一面馳赴鎮海藉以鎮定人心而杜逆夷覬覦
之漸旬餘以來浮言已息民皆安堵前往定海普陀外洋
遊奕之夷船二隻業已駛去現惟定海縣之大佛頭衆山
縣之潭頭山外洋各有夷船一二隻不等隱見不定探知
實係貨船躉之即颺帆遠遁自不值久駐大兵徒滋縻費
查撫臣劉韻珂已回省城𧿹遵
旨與提臣余步雲和衷商酌現在情形止須防守尤應防其於屢
次遭謎之後乘我懈弛突如其來綜計沿海口岸加築土
城礮臺安設礮位已極周密較上年之毫無把握者實已

迥別。兵在精不在多。文武官員。果能各矢天良。激勸兵民。
協力巡防。戰固不足。守尚可恃。即因地大兵單。民心不一。
必須酌量添兵。以固民志。亦祇可以本省之兵。防守本省
口岸。似難久借外省兵力。奴才現與余步雲酌定。先將奴才隨
帶來浙之江寧駐防八旗官兵三百名。又徐州兵二百名。
內撥出一百名。連前此留防鎮海縣城外金雞山之徐州
兵五百名。分作三起。先行撤退回營。其金雞山地方緊要。
將現駐鎮海縣城上之嚴州協標兵三百名。湖州協標兵
一百五十名。移往防守。以抵撤回徐州兵數。又防守鎮海
縣西北鄉蟹浦伏龍山二處之紹興湖州二協標兵。共四

百名。地非緊要。亦即接續撤退。現在鎮海縣城內外。尚有各營調防。及本營官兵。共三千六百餘名。其餘各小口原撥防兵。督已檄飭各鎮道酌量情形。分別抽撤。其定海縣地方。孤懸海外。最關緊要。本有各營調防。及本營兵。五千六百餘名。擬先撤江南壽春鎮標兵六百名。俟現撤鎮海官兵完竣後。再行分作兩次起程。至江蘇洋面。一年以來。並無夷船蹤跡。守禦亦甚完備。現在浙江已無逆夷巢穴。轉瞬西北風司令。潮汐日小一日。該逆斷不敢輕往嘗試。督業已咨會署撫臣程矞采。提臣陳化成。將防守寶山縣地方之安徽撫標兵四百名。安慶營兵三百名。泗州營兵

一百名。防守上海縣地方之河標兵四百名。甯國營兵一百名。防守常昭二縣之江甯各營兵一百名。高資營兵五十名。防守鎮洋縣地方之高資營兵二百五十名。先行陸續撤退。計寳山縣地方。尚有提標徐州鎮標太湖各營兵一千四百名。連吳淞本營兵一千餘名。由提臣陳化成督率。似已足資巡防。其上海縣地方。尚有漕標徐州鎮標兵共六百餘名。連提右本營兵七百餘名。由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統帶彈壓。其餘各廳州縣。除川沙廳地方尚有提標兵二百名外。皆係本標本營之兵。防守本地。並無外調防兵。粹尚駐浙江。程矞采又在上海。是江蘇督撫皆已出省。

現在江蘇防兵業已無多。程矞采似可暫回蘇州。料理地方事件。仍責成蘇松太道王玥會同陳化成。王志元妥為彈壓。亦可無虞貽誤。奴才仍會同劉韻珂程矞采余步雲陳化成。再行體察情形。通盤籌畫。隨時酌量。陸續撤退。以期餉不虛糜。仍不敢稍存大意。遽行弛備。致誤事機。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酌撤江浙兩省防兵一摺。據奏浙省沿海口岸。加築土城礮臺。安設礮位。已極周密。江蘇洋面。並無夷船蹤跡。守禦亦甚完備。所議陸續裁撤各兵。均著照議辦理。程矞采准其暫回蘇州。所有上海防堵事宜。責成該道王玥會同陳化成。王志元妥為彈壓。裕謙仍移駐江浙兩省適中之地。會同

劉韻珂。程喬采余步雲陳化成通盤籌畫。隨時酌量情形。陸續

撤防。仍不得稍存大意。致有懈弛。

庚辰。閩浙總督顏伯燾奏。竊臣於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廣東夷船退出虎門。調防官兵。著體察情形。酌量裁撤等因。

欽此。正在欽遵辦理間。採得廣東夷情反覆。欲以香港換

九龍山地方。並需索多端。意甚叵測。廈門緊要。未敢遽議

裁撤。水師提督竇振彪。以廣東甫經議撫。現當無事。恐盜

蹤未滅。仍行出洋巡緝。逾月未歸。七月初九日酉刻。該逆

突來火輪船兵船數十餘隻。銜尾闖進青嶼口門。當即飛

調金門鎮江繼芸並飭在事文武。小心防範。又令曾經出

洋經商通曉夷語之陳姓前往查探。旋於初十日早據陳姓帶回該逆交給照會提臣竇振彪偽文一件。當將原件發交陳姓。欲令擲還。旋因瞭見該逆等船三十四隻。起篷進駛。情形殊惡。臣不敢拘泥。隨將偽文折閱。係暎夷偽公使噗姓及偽水師提督巴姓偽陸路提督郭姓照會水師提臣竇振彪之件。俱未書名。偽文內稱如不議定照上年天津所討各件辦理。即應交戰。並云請將廈門城邑礮臺。俱行讓給暎國軍士。暫為據守。待諸事善定。仍行繳還等語。折閱之下。不勝憤恨。其船行走迅速。業已駛進。當即督同興泉永道劉耀椿率同在事文武。督令弁兵開礮。並排

列水勇。分堵隘口。自白石頭汎起。一路連絡。開放萬斤至數千斤以下大礮數百門。傳令對岸之嶼仔尾。中路之鼓浪嶼。三面兜擊。打沈該逆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該逆一面回礮。一面蜂擁而進。並放下小三板。分路上岸。守護礮臺將弁。自護副將凌志等以下。或受重傷。或即殞命。各營兵丁。以及各路水勇。俱多傷亡。維時臣率同興泉永道劉燿椿親自督戰。見該逆船以七八隻併力攻一礮臺。其餘先後夾持。旋攻旋進。一臺破。又攻一臺。兇猛異常。我軍連環開礮。受傷兵丁。血肉狼藉。其同隊兵丁。猶各裝藥下子。奮力拒敵。及見將弁內已有傷亡。環視痛哭。仍復竭力回

礮。而將領等奮不顧身。其受傷未死者。亦各皆裂髮指。催
督愈急。壯勇等分布各處。見有三板夷兵上岸。盡力堵禦。
上而復下者。或三四次。或四五次。亦皆斬殺無算。自辰至
酉。臣目睹情形。隨機飭令劉耀椿率帶印委各員。往來指
揮於兵勇礮火之間。各兵勇益加感奮。盡出死力。無如該
逆船隻過多。其大船約有千餘人。中者五六百人。小者亦
二三百人。礮愈放愈多。人愈殺愈衆。臣與該道劉耀椿及
印委各員。俱懷帶印信。分路攻擊。臣行寓及各衙署。並無
城垣護衛。且俱逼在水師提臣石寨之外。均被逆夷礮火
飛擊延燒。悉為灰燼。該道等見勢不能支。向臣同聲一哭。

誓從臣死。惟臣世受
國恩。該道等亦渥承豢養。豈僅一死所能塞責。況廈門為同
安縣所轄之一島。港路可通城外。偽文內有城邑讓給暫
據之語。萬一該逆乘此危迫空虛之際。分其三板。裝載夷
兵。暗襲同安。尤為可慮。且廈門商賈居民男婦。紛紛逃避。
節經廈防同知顧教忠分路護送安插。街巷已屬空虛。城
內若再有事。人心更屬驚恐。當即剴切曉諭。飭令各員隨
臣退守縣城。該道劉耀椿先經派管福建軍務。亟須同行。
因一路安撫鄉民。察看形勢。水師潯尾劉五店二汛。皆係
廈門咽喉。該道派令顧教忠移駐潯尾。臣復另調同安營

及抽撥五道兵各二百名交給該道帶往督同該同知兩處屯紮在鄉就近團練窺瞰動靜以圖進取所有分防各將領等交金門鎮臣江繼芸竭力支持除調陸路提臣普陀保帶兵前來接應並差幹弁赴洋迎催水師提臣竇振彪星夜趕回商辦外伏念臣自到泉州知廈門地方喫重雖無險可恃不敢畏難久居泉郡決意帶川駐紮廈門並即會督文武前往浯嶼青嶼大小擔逐一履勘處處皆可設險迅即督令該道劉耀椿委員趕辦各處礮臺甫經竣工而三處需大礮三百門又改加重敝及置辦商船五十餘隻約需大礮千門採鐵鎔鑄雖已倍功趕辦而神物重

大。未能剋期蔵事。空臺空船。悉成廢物。以致第一重門戶。無從措手。是日南風大作。該逆船隻。又占上風。我軍煙火迷目。臣力竭心殫。所願不遂。撫心自問。罪無可逭。惟有仰乞

皇上鴻施逾格。將臣即交刑部從重治罪。興泉永道劉耀椿自辦理夷務。實心實力。一意孤行。時勢維艱。與臣同一束手。該道雖統轄興泉永三府州。而衙署設在廈門。咎無可辭。應請將該道交部嚴加議處。提臣竇振彪督師出洋巡緝。廈門被占。尚非該提臣意料所及。惟廈門全係水師所轄。咎實難逭。應將該提臣交部議處。至現在籌辦情形。並傷亡

將士。俟查有確數。續行陳奏。再臺灣尚有五虎門。與八里坌對渡。蚶江。與鹿港餘對渡。不致文報隔絕。合併附陳。

福州將軍保昌。副都統額勒錦。福建巡撫劉鴻翺。奏。竊臣等於本年七月十二日。接陸路提臣普陀保咨。七月初十日戌刻。准督臣顏伯燾自廈門軍營八百里咨會。現有𠸄逆夷船多隻。駛泊大擔一帶。亟應調兵協勦。咨調精兵一千名協勦等因。又據同安縣知縣武朝輔稟報。廈門大擔內外洋。共有三桅夷船十二隻。火輪船十二隻。兩桅夷船十餘隻。大小遠近不等等情。臣等當以𠸄逆夷船多隻。膽敢駛至廈門滋擾。現在督臣顏伯燾駐紮勦辦。該夷一經

被創。必致四處竄逸。即經飛行沿海各口岸文武。嚴密把守。並查閩安協所轄五虎門一口。為省垣咽喉扼要之區。最為喫重。先已飭委撫標中軍參將保芝琳周歷巡防。並飭水師協領德音布。派水師佐領黃振麟帶兵在洋嶼一帶安礮防守。茲復會商。飭令臬司裕康。督糧道常大淳馳往會同查勘。添派兵勇。實力堵禦去後。茲於十四日卯刻。先接同安縣知縣戴朝輔稟報該縣因大擔內外有夷船三十餘號。親赴防堵。行抵江頭地方。見有百姓紛紛來縣。據稱夷船攻打鼓浪嶼。勢甚猖獗。復據稟報。十一日早。督臣顏伯燾移駐同安。採悉廈門業已失守等情。臣等接閱

之餘。不勝憤懣。惟厦門究竟如何失守。該縣並未逐細稟
聞。亦未准到督臣咨會。第省垣為根本重地。最關緊要。臣
等現復飭令臬司裕康等會同武員。實力堵禦。務保無虞。
除查探厦門實在情形。再行具奏。一面飛調延建邵各營
兵丁二千名。至省聽候調遣。
劉鴻翺又奏。臣劉鴻翺。接靖逆將軍臣奕山等咨會。六月
二十七日。據廣州府知府稟呈噗咭唎國夷人新到領事
噗鼎噎。呈送夷書二件。一係知照義律。已革領事回國。伊
即接辦領事。一係要善定章程。照去年七月。在天津呈訴
各條辦理。如廣東不能承當。即分船北上。再求宰相商議

等語。並有七月初一二即行起碇之信。已派委首府余保
純前赴澳門。曉諭開導。而夷性犬羊。難保聽從不往。飛咨
轉飭防範等因。伏查該逆夷桀驁非常。現已攻陷廈門。難
保不分船北上。除臣已飛咨沿海各督撫外。應請
旨敕下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各督撫臣。一體嚴密防範。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顏伯燾奏夷船闖入廈門情形。劉鴻翱等奏
現在嚴密防守省垣各一摺。據稱夷船於七月初九日。闖進青
嶼口門。顏伯燾親自督戰。奮力拒敵。開礮擊沈火輪船一隻。兵
船五隻。該夷一面回礮。一面蜂擁而進。是日南風大作。該逆船
隻又占上風。我軍煙火迷目。以致廈門失守等語。該夷如此猖

獗實堪痛恨。廈門為閩省鎖鑰。豈可令該夷日久占據。著顏伯燾督同竇振彪普陀保趁此未及安定之時。設法克復。方成事體。本省兵勇。諒已陸續調撥。協力攻剿。其應如何雇募水勇團練鄉勇之處。務即迅速辦理。勿再遲誤。至閩安協所轄五虎門。為省垣咽喉。尤當嚴密分兵防守。不可大意。該夷伎倆。原祇恃船堅礮利。習慣風濤。今該夷登陸。占據礮臺。亦如此兇很。是防之之術。必應水陸交嚴。方不致倉猝失事。顏伯燾退守同安。保昌等堅守省城。均屬責任重大。但恐兵力單弱。已降旨飭令吳文鎔迅調精兵二千名。赴閩應援。該督撫總當激勵衆心。及早克復廈門。毋得坐失機會。漸形滋蔓。所有陣亡將弁兵丁。著奏

明交部照例賜卹。該督自請治罪。並請將各員分別交議之處。著俟收復廈門後再降諭旨。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嘆夷兵船竄至福建。廈門失守退保同安各情形。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狂。殊堪痛恨。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盛京為根本重地。尤為緊要。前經降旨。著該將軍嚴密防範。本日又飭惟勤調兵一千名前赴盛京。交該將軍分派防堵矣。又飭棍楚克策楞調兵一千名。暫留盛京。以備直隸調撥之用。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皆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今占據廈門。逆燄猶然充恣。

是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著耆英相度機宜。妥為籌畫。萬一夷船駛至。即激勵將士。同心敵愾。以彰天討。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𠗇夷兵船突至福建。廈門失守。退保同安各情形。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狂。殊堪痛恨。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天津附近京師。尤關緊要。前經降旨。著該督嚴密防範。諒已各口均有準備。如有應添防兵。著酌量情形。一面奏聞。一面飛調。現在已調吉林兵一千名。前赴盛京。交耆英派撥防守。又調黑龍江兵一千名。暫留盛京。如直隸兵力較單。即可調撥應用。訥爾經額。著即馳赴天津。

相機籌辦。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令占據廈門。逆夥仍然兇惡。是陸路亦能用兵。不可不加防備。萬一夷船駛至。不可迎面攻擊。或於要口設伏。或兩路夾攻。方能取勝。所有北塘一帶。及各處沿海居民。務須剴切曉諭。夷人初到。始以購買食物為辭。繼且搶掠姦汚。無所不至。莫如各自團練。保護身家。衆志成城。自然勇氣百倍。切勿受其誆騙。以至身家受害。或另有良策。保衛鄉民。必須籌度萬全。是為至要。顏伯燾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㖭夷兵船突至福建。廈門失守。退

保同安各情形。已降旨調江西兵二千名。前赴福建應援矣。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獗。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江浙兩省。毗連閩界。前經降旨著裕謙等嚴密防範。諒已各加準備。如兵力不敷。准其酌量調撥。該大臣等務須妥為布置。毋稍疏虞。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皆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令占據廈門。逆跡仍然充恣。是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著裕謙等相度機宜。詳加籌畫。萬一夷船駛至。即激勵將士。同心敵愾。以彰天討。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暎夷兵船突至福建。廈門失守。退

保同安各情形。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狂。殊堪痛恨。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山東各海口。港汊紛歧。前經降旨著托渾布嚴密防範。諒已早為準備。如兵力不敷。准其酌量調撥。該撫務須妥為布置。無稍疏虞。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皆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令占據廈門。逆跡仍然兇惡。是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著托渾布相度機宜。或須親赴海口防堵。即著迅速前往。如有夷船駛至。覩面難以取勝。或須設伏夾攻。出其不意。著該撫悉心籌畫。以固疆圉。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奏。逆夷滋擾。廈門失守。著吳文鎔揀選江西省

精兵二千名。令曾經出師之將弁管帶前往。迅速起程。並著申明紀律。毋許沿途滋事。江西與閩省接壤。該撫務當嚴飭文武員弁。擇要防堵。毋稍疏虞。

又

諭。唉咭唎夷船。現仍肆行滋擾。盛京為根本重地。亦應豫籌防守。著惟勤迅即選撥吉林兵一千名。揀派曾經出師之副都統一員管帶。分起前往盛京。交與耆英分派防堵。果升阿著毋庸派往。

又

諭。唉咭唎夷船。現仍肆行滋擾。盛京為根本重地。亦應豫籌防守。

著棍楚克策楞迅即選撥黑龍江兵一千名。揀派曾經出師之副都統一員管帶。分起前往盛京。交與耆英。分派防堵。

辛巳

諭內閣著派哈哴阿。馳驛前赴山海關。

又

諭著派玉明馳驛前赴天津。

諭軍機大臣等昨日曾降旨飭令訥爾經額。趕赴天津防堵。籌備一切並將顏伯燾原摺。發給閱看矣。該夷兇很異常。行蹤詭秘。從前議者。皆謂該夷習於水戰。若誘之登陸。便無能為。故人人意中。以為祇須於海口嚴防。毋庸計及陸路交戰。令福建廈門

之役。該夷竟敢有偽稱陸路提督名目。是逆夷助惡之具。百計環生。若我兵防伺稍疏。或至令其得手。尚復成何事體。著訥爾經額。於各海口分派重兵。嚴加堵禦。儻逆夷竟敢率眾登岸。所有火礮及一切設伏機宜。務當先事豫籌。操必勝之權。俾奸夷之膽。該夷即使登陸。各處山岡坡陀。未必遽熟路徑。我兵出奇制勝。前後勦擊。似不難一鼓殲擒。若祇恃沿海火礮攻擊。而陸路攻勦毫無準備。迨至逆夷乘勢搶入。我兵全無把握。豈不自紊紀律。何以操勝算而固軍心。著該督調集總兵以下大員。面告一切機宜。並令豫將所鑄大礮。一一演試。其各岸應如何設兵應援。及逆夷登岸。如何四面兜勦盡殺乃止之處。均著悉心

商辦有備無患。陳金綬近在津門。諸事自必加意籌辦。儻總兵副將以下。不敷調遣。即著迅速奏聞。以供驅策。至沿海各州縣。必須通行飭知激勵將弁團練鄉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稍有疏虞。致令生民受其荼毒。惟訥爾經額是問。再昨所調吉林黑龍江兵二千名。將來若有應調之處。境內一切車馬。務要先期豫備。以應急需。毋稍遲誤。

又

諭昨因夷船在廈門滋事。當經降旨飭令耆英嚴加防範。並調吉林兵一千名。交該將軍分撥防堵矣。夷人此次到閩。已有陸路提督僞官名目。恐其招集閩廣漢奸。為登陸交戰之計。現在籌

備海防。不可以堵禦口岸。即為無患。當計及登陸後。如何設伏夾攻。兜勦出其不意。方能制勝。該將軍酌量情形。於各口妥為布置。儻或逆夷駛至。務當鼓勵將士。奮勇攻擊。盡殺乃止。所調吉林黑龍江兵。行至盛京境內。所有夫馬車輛。應豫為籌備。該二省兵二千名。一經直隸調取。即令迅速前往。免至臨事延誤。此項官兵。善於衝突。陸路接仗。是其所長。斷不可派在海口防堵。顏伯燾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昨因夷船在廈門滋事。當經降旨飭令沿海各督撫。加意防範。托渾布接奉後。自必妥為布置矣。惟念夷人此次到閩。已有陸

路提督偽官名目。恐其不但在海口滋擾。並有登陸交戰之計。現在籌備海防。不可以堵禦口岸。即為無患。尤當計及登陸後如何設伏夾攻兜勦。出其不意。方能制勝。托渾布是否已前往海口彈壓調度。儻逆夷駛至。務當激勵將士。一鼓殲擒。其沿海各口居民。有能團練鄉勇。堪助軍威者。著該撫優加勸諭。俾人人自衛。眾志成城。是為至要。顏伯燾摺著鈔給閱看。